

## 第六十八章 天之公道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安靜的小院，安靜的人，安靜的胸膛裏，有著差不多的疼，範尚書帶著一絲憐惜，一絲溫勉的神色，看著低頭無語的兒子，在沉默半晌後輕聲問道：“不談陳萍萍，隻來問你，從決定親自踏入十家村開始，想必你就已經知道了很多年前的那件事情，對於那件事情，你準備怎麼處理？”

範閑沒有回答，反問道：“您是什麼時候想到的？”

“大約是在京都叛亂之後。”範建麵色沉靜，和聲說道：“以前即便想，也不怎麼願意往那個方向去想。陛下終究是陛下，我是他的臣子。”

“我是很久以前就在往那個方向想了。”範閑苦澀說道：“因為那時候我已經猜到了自己的身世，但對於陛下卻沒有絲毫好感，所以往那個方向想，自己在情緒上也能夠接受。但是...”

他緩了一口氣，聲音微嘶說道：“但是後來陛下對我越來越好，我便越來越不願意往那個方向去想，雖然明明早就知道，除了他，這個世上沒有誰能夠將葉輕眉驅除出這個世界。”

“但我不願意往那個方向探究。”範閑的眉頭皺的極緊，“因為孩兒第一次感到有些迷惑。我以往曾經和您說過，我不允許任何人控制自己，我的心誌足夠強大，從不會為外物所擾，但是在這件事情上，我真的開始迷惑了。”

他抬起頭來，有些無奈地看了父親一眼。請教道：“如果是您處在我的位置，您會怎樣做？”

關於這個問題。在京都流晶河畔，大墳之側，範閑其實已經想地比較清楚。隻是對於這件事情。範建應該有他說話的力量和資格。所以範閑來到了十家村，來到了慶國地魚腸，靜靜聆聽父親的訓示。

範建沉默很久之後。看著他問道：“你要詢問一下自己的內心，你究竟是怎樣看待陛下地。”

“那要取決於他是怎樣看待我地。”範閑這句話接地極快。想必在無數個夜裏。他問過自己無數次。

“那他是怎樣看待你的呢？”範建溫和地笑了，說道：“你不用在意為父的態度，畢竟我和他自幼一起長大，我對他雖有失望怨懟之心。但說實話。還真是興不起太多仇恨地念頭。”

範閑無奈地笑了起來，然後陷入了沉思之中，關於這件事情。他也想過很多很多遍了。京都叛變之前。皇帝老子對於範閑大概心存三分愧疚。三分器重，四分利用。而在宮中死了那麼多人後，皇帝陛下的性情明顯改變了許多。

由慶曆四年入京地那個春天開始算起，範閑不得不承認。皇帝陛下或許是個刻薄寡恩之人。但在對待自己方麵。確實存在一個異數，哪怕當年地利用。也是一種可以接受的利用若皇帝對這個世上的子民還有一分真情意。那這一分就是落在範閑的頭上。

皇帝對範閑。比對太子好，比對二皇子好，更不用說那個為了皇帝付出了一生青春名聲地可憐女人。

靜靜聽完範閑地話，範建輕輕地捋著頷下的胡須，歎息說道：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，陛下的性情即便溫和了許多，但他終究還是以天下為己念地一代君王。這個話又要說回來。你如何對待陛下。要看陛下如何對待你，可是陛下如何對待你。

還不是看你如何對待他？”

他看著年輕地兒子，微有憂慮說道：“陛下待你與眾不同，那是因為你自入京始，一直表現地忠心不二，這也是為父佩服你的一點，年紀輕輕，卻懂得將自己猜到地東西。心中的抵觸盡數掩蓋，甚至瞞過了陛下的雙眼...可是如果陛下一旦發心。你並不是一個單純地臣子。一旦他真地開始懷疑起你地忠誠。他對待你的態度一定會有一個根本性地變化。”

“帝王無情。”範建提醒他，“尤其是你現在手中地力量如此之大。甚至可以隱隱威脅到慶國龍椅地安穩。如果他發現你心中有異，必然會調集手中的絕對力量。撲殺你。”

範閑沉默，知道父親說的是對的，自己這幾年間的籌劃，所犯的最大的一個問題，便是始終沒有把自己的心意定下來，不論是替葉輕眉複仇，還是將當年地事情抹掉，老實而畏縮地做一位龍椅旁地權臣，都必須要提前下決定，而像現在這般心意不定，首鼠兩端，實在顯得過於狼狽了些。

“這是任何人都難以解決的問題。”他苦笑著說道，心裏想著，前世地時候，大概隻能在莎士比亞的戲劇裏，才能找到如此戲劇化的衝突與內心的掙紮，哪裏料得到，父殺母，子居其間的戲碼，居然會實實在在地落在自己的身上。

範建用一種很奇異的眼神靜靜地看著他，半晌後說道：“其實當陳萍萍確定了那件事情後，在為父猜到了那件事情後，我與他也考慮過你地問題，但是我們真沒有認為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。”

範閑有些聽不明白這句話。

範建看著他，眼神愈來愈溫柔，歎息說道：“安之，你真是一個與眾不同地人。我本以為，你從來沒有見過自己地生母，而自幼卻是在陛下地囑護下長大，陛下待你極好...依理論，你應該對小葉子沒有什麼太深厚的感情，而在陛下待你地情義之下，縱使你知道了當年地慘事，也隻怕興不起為了生母，而向陛下複仇的念頭。”

範建忍不住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有時候真地看不明白你。”

是的，範閑這一生沒有見過葉輕眉，沒有在她的囑護下健康的成長，皇帝陛下對他不錯...

“殺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？”範閑自嘲地輕聲說道：“當然您也知道。我不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下決斷。”

是因為這個世界上葉輕眉的氣息，讓範閑感到那樣熟悉。那樣親近，那樣可親。或許與母子之情無關，隻是兩個相通地

靈魂。在這個空曠而熱鬧地異世中。忽然間靠近了。貼近了。

對於範閑來說。葉輕眉是一個前行者。一個曾經來過。然後離開地...另一個自己。

“不公平。”

範閑看著父親，不知為何。心中酸痛起來。用一種難以言喻的語氣輕聲說道：“如果就這樣算了。對她太不公平。”

範尚書沉默很久，開口道：“確實不公平。”

...

或許正是因為不公平這三個字，那個監察院裏的老跛子隱忍了二十年，籌劃了二十年。極其小心而又奇妙地依循著天下與朝堂間地大勢。花了無數的精神，將皇帝陛下所有地人，都一個一個地趕到了陛下地對立面。

正所謂天下有狗。萍萍逐之。老跛子在最後終於成功了。整個慶曆七年發生地事情，都是他心中盤算已久，等待已久地那個爆發點。當時的情勢下。慶國皇帝陛下面臨著他這一生中最大地危險。大東山上風起雲集。

然而皇帝終究活著從大東山上回來了，陳萍萍想尋的公道二字。也成了鏡中花。水中影，他再也尋找不到第二次機會。

“我要先把陳萍萍安排好。”範閑已經從先前地情緒中擺脫了出來。看著父親輕聲說道：“當年地老戰友們。死的死。叛的叛。掙紮地還在掙紮。院長和您不同，他一直不甘心。所以這兩年多地時間一直硬熬在京都裏。”

“如今你已經接了院長一職，看來陛下還是想給我們這些老家夥一條活路走。”範建溫和笑道：“隻要不出什麼變故，陛下應該會放那條老狗出京，你不要擔心。”

範閑的心中湧起淡淡憂慮，卻不知道這份憂慮從何而來。隻是覺得事情應該不會這樣順利。在他原來的計劃中，待陳萍萍和父親都遠離京都，他一人在京都與皇帝陛下周旋。

用東夷城地事情。拖住陛下地腳步兩年，聽其言。觀其行，也不失為一個穩妥之舉。

看著範閑眉間的憂慮，範尚書皺眉問道：“京都裏又有什麼新的動靜？”

“還是和過往一年那般，都察院製衡監察院，賀宗緯如今風光地厲害。”範閑搖了搖頭。說道：“最近京裏除了孫敬修那邊，沒有出什麼大事。”

範尚書麵色微凝，將前一段時間，京都府地事情問了一遍。他沉默思忖許久之後。忽然開口說道：“這件事情有古怪。”

範閑微異。看著父親，不知此話從何講起。京都裏的官場傾軋。與先前父子二人討論地大事比較起來。明顯是兩個完全不同層級地事務。偏生父親卻如此鄭重其事。

“從都察院到門下中書，再到你接掌監察院。”範建冷聲說道：“這是以前我們便曾經議論過的。陛下為自己身後慶國安排的格局。但是眼下東夷城那邊還在談判，北伐事宜根本還沒有開始著手進行準備，陛下這一次地布局，明顯太急了。”

“他要扶賀宗緯上台製衡你，搞出這些事情...”範建搖了搖頭，歎息道：“太急，太急。”

範閑聽明白了父親地話，也陷入了沉思之中，確實如此，這兩年多來，陛下似乎太過於急切地為慶國朝廷進行以後地安排，速度過於急進了些。

一陣山風順著沒有關死地玻璃窗吹了進來，帶來一股寒意，書房內地燈光忽明忽暗一陣，映得父子二人地麵色有些變幻莫定。

一陣壓抑的沉默之後，範閑壓低聲音說道：“莫非陛下的身體有什麼問題？”

範建思考良久之後搖了搖頭：“你在宮裏的人比我多，甚至比陳萍萍還要多，如果你都沒有收到風聲，那就不是確事。”

“可是陛下如果真的身體出了問題，也一定會瞞著。”範閑臉色沉重說道。

“若是患病，總要太醫院去治。”範建看著他說道：“隻要在太醫院裏有留檔，想必你就有能力看到。”

“沒有。”範閑搖了搖頭，“這兩年我一直很注意這方麵，但宮裏確實沒有什麼風聲。”

“如果陛下身體出了什麼問題，卻沒有傳召太醫去診治，那就隻有一個原因。”範建坐直了身體，緩緩說道：“陛下身體出地問題，他心知肚明，根本不可能是太醫能夠治好的。”

範閑心頭微動，下意識說道：“難道霸道真氣修到了王道境界，還是會有問題？”

範建笑了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大宗師的境界，依理講，尋常地毒物都無法侵入心脈，又能有什麼問題？罷罷，也隻是你我父子二人全無來由地胡亂猜測罷了，你可不能把這件事情當真。”

範閑也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那倒也是，不過我對於陛下當年是怎樣跨過那個關口，修習王道卷非常感興趣，隻是可惜，陛下總說那個法子，我是用不成的，所以一直沒有什麼頭緒。”

“你接下來要去哪裏？”範建忽然問道。

“去東夷城。”範閑怔了怔，不知道父親為什麼會忽然問這句話。

“關於無名功訣的事情，為父給不出任何意見。陛下究竟是不是練功練出了問題，你既然要去東夷城，總是有一個人可以問地。”範建平靜地看著他，說道：“四顧劍馬上就要死了，在他死之前，如果你能有所進益，將來也好自保。”

範閑苦笑一聲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，何其艱難，雖然在東夷城裏，四顧劍已經傾囊相授，可是又能如何？不過他也知道父親說的對，關於無名功訣的秘密，陛下究竟如何能夠突破霸道卷最後對人體的限製，四顧劍無疑是最後一位老師。

“希望四顧劍能給我一個比較好的答案。”範閑最後如此說道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